

体量虽小 却不容轻视

——浅谈陈史和《陈书》修订

□ 景蜀慧

近日，点校本《陈书》修订本付梓发行，这是中华书局推出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第11种。

《陈书》是唐初由宰相魏徵主编的南北朝五史之一，全书36卷，本纪6卷，列传30卷，记载南朝陈王朝共33年的历史。

《陈书》署名姚思廉撰，实际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而成，其撰述时间历经陈、隋、唐三朝。姚氏父子叙事简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有陈一代历史面貌，是后人研究南北朝末期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开发、地域交通、阶层变化、族群互动等重要问题的最基本史料。故虽为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小的一部正史，后世学者对《陈书》的编次体例、史笔文法等评价仍较高。

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出身卑微，其政权版图最小、国力最弱，短短33年前后历经五帝。公元589年，隋朝军队渡长江直入建康，俘虏陈后主，陈朝灭亡，中国统一。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陈朝似乎就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人们对它不无轻视。宋人曾巩奉诏校订《陈书》，就认为陈朝“兴亡之端”，并未超出历史上王朝成败规律，且一切苟且偷安，没有“先王纪礼义风化之美”和“治法之法”可彰之于后世，导致《陈书》不为读者所重，“世传之者少”。

陈朝是不是无关大旨的时代尾声？《陈书》是不是正史中可有可无的鸡肋？翻开《陈书》，深入历史脉络，会发现陈朝历史中蕴含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重要信息。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开篇即提出“梁、陈”与“北魏、北齐”“西魏、周”同为隋唐制度三大源头之一：“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所论深具卓识。

作为继承东晋南朝文化制度的政治实体，陈朝被北方政权征服后，历史遗产被隋唐吸收采用，为其注入多元化活力，对隋唐盛世的

开启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陈书·陈宝应传》中提到梁末以来，南方社会“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郛壁之豪”于乱世中纷纷崛起。陈寅恪先生敏锐指出，“陈室之兴起，其所任大将多为南方土豪洞主，与东晋、刘宋之时，情势迥异”，“斯诚江左世局之一大变”，造成了“南朝民族及社会阶层之变动”。

社会政治格局的改变，深刻影响了陈史的书写。《陈书》列传中，东晋以来南北高门世族传入寥

出当时“礼乐刑政，咸遵典故，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的情形。

《陈书》中有很多特色记载为他史所无。如《儒林·张讥传》记载“后主在东宫，集官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幸官临听”以及《袁宪传》中周弘正以

示了梁末乱世士人流离四方的普遍经历，表达了身处北地的广大南士对故国乡土的怀思和内心哀苦。

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由王仲华先生总负责，张维华先生承担点校工作。张维华学养深厚，在中外交通史、秦汉史、历史地理领域造诣尤深，点校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在校勘、订误等方面有不少创见，分段和标点方面尤能悉心体察史家叙事的内在逻辑，顾全史文节奏与史事完整性。1972年3月，点校本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

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限于当时条件，选择了明清时期版本如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作为通校和参校本，这些版本与早期版本存在一定差异，依据这样的版本异文去对底本进行校勘订改，难免造成一些新的问题，影响读者对文献的阅读理解。

此次修订，我们在吸收前辈学者校勘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版本调查，较为清晰地掌握了《陈书》早期版本的抄写刊刻补版的基本状况和流传过程，确认了《陈书》早期版本对于正确理解史文、还原史书原貌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们改用中华书社本为底本，加入了6种传世的宋刊本（两种全本、四种残本）和两卷日本平安时期钞本为通校本，在各种版本的比对校勘运用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对原点校本依据明清版本补删之处，逐一核校清理，纠正原校的某些错讹遗漏；同时充分发挥修订组成员的专业所长，充分参考和吸收采纳近几十年有关魏晋南北朝历史和文献的研究成果，在精读文本、深入史境的前提下，准确理解史文史事，将严谨深入的断代史研究和细致扎实的文献校勘相结合，对史籍进行订讹补正。

《陈书》修订本是我们十几年从事南朝齐梁陈三书修订工作的收官之作，有条件充分借鉴吸收之前修订的经验教训。期待我们的精心修订，能把《陈书》这部看似“存在感”很低的史籍做成古籍整理精品。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南朝齐梁陈三书修订主持人）



点校本《陈书》修订本

寥无几，较多的是寒族武将和出身寒门的文臣，这些社会力量在陈朝特殊立国条件下进入政治舞台中心，折射了东晋以来对南方持续经营与开发导致的社会族群之结构性变化。隋唐统一后，这一变化仍对南方区域历史的演进发生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

陈朝时南方学术文化虽整体上仍难与前代盛况相比，但南朝的文物典章，还是得到较明显的修复。《陈书》以相当比例为学者、史家和文学之士立传，反映出陈朝的学术文化如儒学、史学、文学，在当时社会中仍具重要地位。

从《陈书》记载中，我们看到大量因梁末之乱而流寓各地的士人，在陈代回归乡里或出任朝廷，南朝文物制度因此得以维持不坠。所以在《后汉书》中，史臣特别指

清谈谈座方式测试国子生袁宪儒学水准诸事，颇为独到地反映了玄学清谈在南朝后期的影响和演变。甚至被曾巩视为薄弱的制度方面，《陈书》中的某些记载也是独一无二的，如古代刑法中有关“测囚”的内容和“上测”的方式，后为《隋书·刑法志》所收入，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陈书》中保留了许多较原始的历史资料，如各类公文诏书，这些非常程式化的文字，非常直观地展现了陈王朝内部的政治结构、行政运作、军事制度、文武关系等诸多特色。

《徐陵传》中以近半篇幅载录徐陵梁末出使羁留北方，向北齐宰相杨遵彦致书求还的全文，工于论辩、情见乎词，令古今读者读之动容。史臣不避文繁载录，实际上展

《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是彭玉平教授多年深耕密作的一部学术力作。按照今人习惯上的学科分类，此书书中的“晚清民国词学”大体相当于我们平常所说的近现代词学，属于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越界溯源，最主要的学术取向就是打通近代和现代的学术边界，一方面重新发现近代文学或晚清文学中“被压抑的现代性”，另一方面着力阐释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或精神渊源。

但现代文学学者所关注的晚清民国文学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对诗词则不甚关心。个中原因不外乎是晚清民国的旧体小说大都采用白话写作，与现代新体小说更易交流和打通；而晚清民国旧体诗词大抵是文言文学，这就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情结”相抵牾，一时很难化解。然而正是在这个很难化解的学术领地，古代文学学者贡献巨大，他们把学术视点从唐诗宋词和明清清词那里迁移至晚清民国诗词领地，有力填补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白。

词盛于宋，而词学盛于清。清代词学又可大致分为清前中期与晚清民国两个时期。作为晚清民国词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彭玉平一方面致力于王国维词学研究——这是为了更好地发掘晚清民国词学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他又潜心于况周颐词学研究，试图展示晚清民国词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重要一脉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传承与延伸。作者双管齐下，既揭示了看似现代的王国维词学的传统性与民族性，又敞开了貌似传统的况周颐词学的现代性与开放性，由此深刻揭示晚清民国词学中现代中隐伏着传统、传统中暗藏着现代的词学史奥秘。

譬如作者敏锐地发现，况周颐词学中就有两个相互纠缠、交战的理论学说：一个是恩师王鹏运亲授的“重拙大”学说，一个是自己作为生命个体最为倾心的“松秀”说。前一个接续着晚清民国词学的“明流”，即从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到赵尊岳、龙榆生、刘永济等民国词学新秀，无不推重南宋词之冠冕吴文英的“梦窗词”，以为“梦窗词”是“重拙大”词学的完美载体；后一个则应和着晚清民国词学的“暗流”，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境界”说为代表，极力推崇唐五代至北宋词，格外推崇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清真居士周邦彦，故而对吴文英及大受其熏染的晚清民国词学主流多有贬抑。正因为心中有两种词学在交战，彼此驳诘，相互辩难，况周颐的词学体系中才留下了诸多破绽和裂隙，而只有后之解人才能发覆百年词学隐秘于天下。

不止于此，在阅读彭氏著作过程



□ 李遇春

中，我仿佛看见一个高明的学术侦探在小心谨慎而又睿智大胆地勘探着自己的学术领地，决不放过任何一个理论盲点或历史误区，必将之侦破、破解而后快。譬如况周颐民国后以避清遗老自居，为了排遣内心孤独苦闷，他沉溺于捧角听曲，尤其是对京剧名旦梅兰芳情有独钟。为此他写下多组“听歌词”，如《清平乐》21首、《减字浣溪沙》5首、《西江月》11首等。这些词作历来缺乏学术关注，而早在创作初期就受到了王国维的赞誉，以为除《满路花》一阙外，余不足观。但彭玉平在这个问题上很清醒，他并不盲从，而是秉持文本中心之道，将这组词置放于况周颐的浮沉身世中予以考量，从遗民心曲角度发现了况氏填词之微旨。

此外，他通过在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访读刘承干的《求斋日记》，发现了《历代词人考略》一书删订者罗庄的线索。罗庄乃罗振常之女、民国词坛女中作手，家学深厚，词作斐然，当年王国维和况周颐均对罗庄青睐有加，愿收为及门弟子，但罗振常素不喜况周颐其人其词而对王国维多所钦慕，于是做出拒况而允王国的私人决定。可惜罗氏女最后未列任何一家门墙，后又才人薄命、风流云散，这无疑是一件词坛憾事！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大医马海德》新书发布

本报（慧）今年9月26日，是新中国卫生事业先驱、杰出的国际主义者、著名医学专家马海德诞辰111周年。当日，《大医马海德》（人民卫生出版社）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陈敦德新作《大医马海德》共40余万字近180幅图片，以其生平年代为序，记录了马海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的感人故事，完美呈现马海德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形象，细致刻画了他爱党、爱国的优秀品格。该书入选2021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在视频讲话中指出，《大医马海德》所展示的马海德同志高尚的情操、坚定的信念、英勇的事迹、科学的精神，必将成为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前进的动力。据悉，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中国红十字会深入合作，共同策划出版《白求恩》《柯棣华》等“大医系列”主题丛书，同时携手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版“大医系列”丛书多语种出版物。

《政党与民主新论》哈萨克文版权签约

本报（董超）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和俄罗斯埃克斯摩出版集团《政党与民主新论》哈萨克文版权签约仪式近日在京举行。

《政党与民主新论》一书对政党、民主的本质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观、民主观进行了具体论述，以问题为导向，对当今世界不同类型民主的深刻变革进行了系统比较和梳理，充分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

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埃克斯摩出版集团授权代表伊娜女士表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逐渐体现。希望通过对本书的翻译出版，既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有益信息，也为大众读者提供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

第七届浙江书展举办

本报（记者奕皓）10月9日至11日，第七届浙江书展在宁波举办，共有300余家出版社参展，展销约2万种图书。书展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宁波市政府主办，以红色主题阅读为重点，同时围绕浙东运河文化、宋韵文化等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文化标志，展示文化浙江建设新成就。书展设主题馆、宁波馆、特色书店馆、运河文化馆、数字阅读馆等10个馆。同时在全省新华书店、特色书店、农家书屋设100余个线下分会场，并在电商平台网络书店设线上分会场，同步举行精品图书展销、阅读推广活动。书展期间，主分会场共推出45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



书展上读者踊跃购书盛况。刘波摄

北京阅读季持续落实阅读“七进”

本报（张颖慧）继北京阅读季阅读驿站进村密云站第一场活动9月15日在蔡家洼村开启，9月26日，第二站来到溪翁庄镇尖岩村。活动以“共读《为什么是中国》”为主题，邀请村民加入线上共读。细雨蒙蒙中，热情不减的村民们纷纷掏出手机，扫描墙上的二维码，轻松获取多种有声书、电子书资源，开始阅读。

读书学习应该成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北京阅读季积极落实阅读“七进”（乡村、社区、学校、家庭、机关、景区、军营），致力于阅读下沉，努力将优质图书送到基层，为读者提供多元阅读服务。

北京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赵红仕表示，结合京郊农村文化发展特点，他们选聘了一批阅读推广专家，通过阅读驿站，让专家学术资源和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助力国家乡村振兴和文化强国建设。



10月1日至10日，沙特利雅得国际书展在利雅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在参展的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展位上，工作人员向两名沙特学生展示介绍中国地理的阿文图书。

新华社记者 王海洲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我座右铭。

我是从看小人书开始喜欢读书的。上世纪70年代，小人书是孩子们最爱看的，不是因为情节和文字，而是因为图画好看。那时候我家里只有两本小人书，翻来覆去地看，有的纸页都磨烂了。一次，妈妈给我一毛钱，让我去打一斤酱油。我来到小卖部准备打酱油，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说：“小朋友，这里有刚进的小人书，很好看的，要不要？”我小声说：“我只要一毛钱。”旁边的一个小朋友说：“我刚才买了两本呢，不信你看。”

我站在那里不动，眼睛一直盯着柜台里的小人书，一个大胆的念头萌生了：5分钱买一本小人书，5分钱打半瓶酱油。“让我挑一本吧。”我挑了一本小人书，打了半瓶酱油回家了。

妈妈看我打了半瓶酱油，气愤地说：“二姐，一毛钱就打半瓶？还有5分钱呢？买糖吃了。”我低头不敢看妈妈。妈妈举起手要打我时，被爸爸制止了。他从我的小口袋里拿出了小人书说：“二姐喜欢

路有多远，就读多远

□ 杨瑞芳

看小人书，不就花了5分钱嘛！”后来妈妈经常给我买小人书，尽管那时候我们家生活很拮据。

上初中时，要是班里哪位同学有一本杂志或者小说的话，大家都会众星捧月地黏着这位同学。等同学们轮流看完后，这本杂志或小说往往破旧不堪了。记得还读过同学中流传的手抄本《无名女鬼》，读着读着毛骨悚然，晚上常被噩梦惊醒。初三那年，姐姐在读琼瑶言情情小说《窗外》，我每天等姐姐入睡以后偷看。遗憾的是我只读了一半，姐姐就还给别人了。

不久，我又被一部长篇小说吸引得寝食不安，是《第二次握手》，这本书是姐姐从厂里借来的，记得拿到书的晚上，我一下子读到子夜1点。花了一个礼拜，我才读完这本爱情小说，被苏冠兰和丁洁琼的真情深深感动。

由于没考上高中，我初中毕业后就去打工了。临走时，我带上了姐姐送我的《人生》《苦菜花》等几本书。

在江苏打工的两年多里，业余时间常去旧书摊买书。我第一个月发的工资，扣除伙食费，全部用来买书了。记得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高尔基的《童年》等。

如今，我已有了自己的书房。尽管已是互联网时代，一机在手，读遍天下，我还是喜欢读纸质书籍，那种翻阅纸张的感觉只有自己体会得到。现在闲暇的时间多了，每年节假日我都要和丈夫或者闺蜜、好友出去旅行，到过新疆、海南、北京、宁波。旅行途中，无论坐火车、汽车，还是坐飞机，我总要带上几本书，慢慢阅读。

路有多远，就读多远。